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三回 念民艱掛冠歸故里

卻說石峻峰在京候驗，住至月餘，並無音信。一日，長班走來稟道：“小的今早經過吏部門前，見有牌示了。限於初四日早刻齊集，當堂面驗。今日初三，就是明晨了。老爺把靴帽衣服，逐一打整停當。小的明日早來，好跟老爺同去。或坐車，或坐轎，今日僱下，省的明晨忙迫。”峻峰稱了三錢銀子，著長班去僱車子，就把衣帽等物，逐一檢點了一番。叫來喜俱各包妥。用過午飯，轉瞬天黑。峻峰早早關門睡去。次早起來，叫來喜要水洗了臉，梳了頭，用過了早飯。店主方纔去開店門，長班進來稟道：“車子已到，請老爺早去，勿致有誤。”就把衣包、帽盒，送在車上。峻峰上車坐定，長班卻先走了。車夫使著車子，來喜隨後跟著。霎時間，已到吏部門首。長班前來稟道：“路北有一個茶館，甚是清雅。老爺下車，暫歇片時，換了衣服，再上衙門。”峻峰下的車來，見路北門面鋪上，掛著“煮茗齋”三字一個小招牌。進到裏面，是三間瓦廈。兩邊俱是開窗。中間門上吊著簾子，院內東西兩邊，俱是走廊。時當九月，東廊下放著幾盆金菊。西廊下掛著兩籠畫眉。峻峰步入房中，見後檐上貼著“聊勝指梅”四字。下邊貼“茶賦”一篇云：

惟龍團之津液，與雀舌之汁膏。解睡餘之煩渴，醒酒後之號呶。爾乃黃芽披蒸，綠腳垂潔。碧乳翻濤，銀絲勝雪。列三等以為差，冠六□而獨□。酪可為奴，筵堪伴果。味品香泉，烹須爐火。盛玉罌其常湛，轉金碾以成垛。至若經作陸羽，錄著蔡襄。添溫暖於冬腹，滌炎熱於夏腸。既無恤夫冰厄，又何羨乎瓊漿。

兩旁又貼一對聯云：

開戶迎花笑，啟窗聽鳥鳴。

峻峰裏面坐了一會，換過衣服。長班來稟道：“大人將近升堂，請老爺過衙門去罷。”峻峰跟著長班，走到儀門前邊，挨省次站定。大人已上堂，從北直驗起。一省或驗中二十多人，或驗中十五六人。點到峻峰，吏部停筆問道：“你原籍何處？”峻峰應道：“原籍河南，後遷湖廣。”吏部又問道：“洛陽石浚川先生，是你一脈嗎？”峻峰應道：“是進士的上世先祖。傳至於今，已二十二代了。”吏部笑道：“你既係先儒苗裔，又當年力精壯，正該為朝廷出力報效。奈何追蒿邛之高風，負王家之遴選。你且下去，明日再聽發落。”並未說驗中與沒驗中。峻峰下的堂來，心中甚是恍惚，不敢就走。直候到各省驗完，大人退堂，方纔回寓。心中度量了一夜。到得次早，叫長班去打聽，回來稟道：“小的見吏部書辦說：大人已經啟奏，再看旨下如何？”峻峰心中愈加驚慌，住了兩天，親去打聽。吏部已把聖諭貼出。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思賢為國寶，安可野有留良。茲依部奏，驗中進士，二百八十人。大省二十名，中省十五名，小省十名，各照數發往候缺。惟石峨係先儒後裔，理應速用，即授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。赴部領憑，毋得遲緩。欽此。

峻峰見了這道旨意，不勝歡喜。領過憑文，請了兩位幕賓，招了幾名長隨。離了京城，自通州壩上船，星夜往黃州府進發。京報已早到家中，夫人竺氏叫趙才打掃客舍，制辦羊酒，候峻峰來到，以便待客。住了些時，峻峰已到家中，親戚朋友來叩喜者繩繩不絕。熱鬧了半月有餘。峻峰恐誤了憑限，祭過祖墳，擇一吉日，率領家眾，直往長安上任去了。這正是：

雪裏無人來送炭，錦上誰不去添花。

卻說峻峰一入陝西境界，就有人役來接。峻峰略把土俗民情，問了一番。因問“衙門廣狹怎樣？”來役稟道：“官衙內有鬼，歷來的老爺，俱住民宅。小的來時，早已僱賃停當，修理齊楚。無煩老爺再為經心。”峻峰笑道：“本縣素性是不怕鬼的。我定住官衙，不進民舍。你等作速回去，給我收拾官衙，違者到任重責。”來役跪央再三，決於不準。祇得星夜趕回，把官衙打掃出來。峻峰一到縣時，直就官衙內上任。是晚，更夫巡夜，聞有鬼說道：“石青天在此居官，吾等暫且回避。”從此官衙內，安靜無事了。上任三日，行香放告已畢。查前任的案卷，未結者還有二三十件，或出票，或出簽，把一千人犯，俱各拘齊。出一牌示：“本縣擬於某日，升堂理事。滿城士民，願看者概為不禁。”到得那日清晨，衙門裏人就填滿了。峻峰自飯後升堂，坐至日夕。二三十件案卷，俱經理清。當批者批，當斷者斷。該打的打，該罰的罰。無不情真罪當。一時看者，群驚為神。峻峰把眾人喚到案前，曉諭道：“本縣承乏茲土，雖無龐士龍之材，卻有西門豹之心。在此居官一日，必不使爾等坐受陸危也。”眾人叩謝而散。歷任一年，政簡刑清。做至三年，頌聲載道。城內紳衿鄉間百姓，送萬民衣的，送萬民傘的。貼德政歌的，紛紛不一。峻峰悉行阻卻。特出一告條云：

長吏為民父母，兆民皆吾子也。父母育子不聞居功，長吏恤民豈意望報。嗣後媚諛之事，斷不可復。

一縣之人無可圖報，遂題詩刻石，以銘其德云：

愛民勿徒羨異黃，竊幸邑侯稱循良。

爾績不繇咸淳化，鳴琴堪並單父堂。

割雞聊把牛刀試，買犢旋慶筑麥場。

頂祝焚香情莫盡，永登貞珉志不忘。

後天啟皇帝登基，太監魏忠賢專權用事。峻峰急欲退去，告優未暇，忽越級升了廣西柳州府知府。到任三月怡化翔洽，適廣西巡撫提進省議事。峻峰星夜赴省，來見憲臺。巡撫道：“傳貴府來，非商別事，今有東廠魏大人發下銀子三十萬。叫本院散給各府，各府散給各縣，放於民間使用，三分起息，然後本利催齊解司。下歲領去再放。貴府該代放銀六萬兩。作速領去，分派州縣。”峻峰稟道：“大人之命，卑職固不敢違，但柳州府地瘠民貧，兼之連歲兇歉。有者典當田宅，無者鬻賣妻子。自顧不贍，那有餘錢，代為出息。還求大人極力挽轉，務使百姓均沾實惠。”巡撫道：“這是東廠大人的鈞旨，誰敢抗違。”峻峰跪央道：“百姓是朝廷的百姓，官員是朝廷的官員。朝廷設官，原為牧民。並非設官代人放賬。卑職祇上知有皇上，下知有百姓，中知有大人。若浚民生而肥內監，這等樣事卑職斷不敢做，亦不肯做。還求大人三思。”巡撫道：“如此說，難道你不顧你的考成嗎？”峻峰起來冷笑道：“吾人出仕，原以行節，非圖固寵。卑職自幼讀書，頗有志氣。昔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，吾寧為五馬榮挫志乎？大人既不肯為萬民作主，卑職斷不給太監放債。”巡撫怒道：“你這等的抗上，本院一定題參。”峻峰答道：“與其待大人題參，何如卑職先自引退。”遂告辭而出，銀子分文不領。

回到署中，把倉庫檢點了一番，並無半點虧欠。未結的案卷逐一理清，應發的發回本縣。把他的印綬，親身送到巡撫衙門。撫院一見，甚是不悅。峻峰稟道：“百姓不可一日無官。居官不可一時無印。卑職既得罪東廠大人，豈容卑職久留此地。望大人暫且把印收去，以便委人。如魏大人加以罪譴，就是焚屍滅族，卑職願以身當。並不累大人。”說到此處，那巡撫就把印收去了。峻峰從省回衙，掩門待罪。住有半月，並無風信。遂僱了車轎，率領家屬，仍回黃州去了。

不知峻峰回去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